嘉定鎮江志

嘉定鎮江志卷十八

人物

聖朝顧方丹陽人皇祐五年鄭獬榜丙科明州象山令有治聲病卒邑人思慕立祠

楊照嘉祐六年王俊民榜終承議郎慶成軍使累贈朝請大夫子鎬宣和六年沈晦榜奉議郎知常州晉陵縣卒

翟濤丹陽人通三傳專於禮學一時碩儒好禮者推之知蘇州長洲縣贈太子少保子從楊州通判贈太子少傅增添子思

翟耆年字伯壽以父任入官自少知友名士劉器之所甚愛而以耆騷見稱於張文潛好古文介稿不苟合自謂為吏必以戇罷放浪山谷間著書自娛宰相范宗尹欲召之

蘇庠曰翟子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此張惠恕之所以不能取容當世也晉年既老自號鬻溪老隱增添

蔡肇字天啟丹陽人肇嘗從王安石游一日語及盧仝月蝕詩天啟立誦之不遺一字又一日同泛舟適見羣雁數百掠舟而過安石戲曰子能數之乎肇一閱即得其數問之主者其數不差機警如此大觀末召試中書舍人擬拜節度使制云於戲千里繆之毫釐朕不從中御也萬世無之竹帛卿其以身任之為張商英所賞增添

紀森字彥澤丹陽人元豐五年黃裳榜知河南府鞏縣

子叔交叔崇寧五年蔡薿榜終郎倅同上

文字志同大觀三年賈安宅榜歷太平州繁昌縣尉監蕪湖酒稅知平江府吳江縣通判平江府知江陰軍泰州進直秘閣淮南運判

顯仁皇后駟篤歸令攝兵書以迎之進直敷文閣知楚州

紹興十八年卒子可知房州閣太平州判官同上文之迎顯仁也㑹入

兵部張頭䟽請述其事育韓節淮堧判駁寺造於史冊入天闕之句增添光祖以父任入官

紹興十四年通判嚴州時水暴至城下不沒者數版光祖

於城下集舟以援民且區處山阜給之薪術卒無溺者增添

造字房襲與興祖同登援敍州黙縣尉死於方臘之變

弟連新於剃賠通直郎官其一子同上遇崇寧元年霍端友

牓達政和五年何真牓增添

陳東自少負氣節有倚世姤邪之意在太學時嘗因大雪

與同舍生飲初筵齋酒紺紗聯句為樂公獨為古詩一篇

曰飛廉遣攪銅風起銅雪隨風飛中土雪花著地不肯消

萬億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世人凍死如亂麻人

間愁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擬傳説聞達太上家地行賤
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苗為蒼生
訟冤伯天公儻信臣言諱世間開陽闔陰不作難使驅飛
廉因下酆都獄急使飛雷作水流潺潺東方出日還照耀
坐令和氣生人寰又為律詩三十韻有山嶽遺埋没乾坤
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應當掃除工之句投牧之曰視死如
歸剛柬之志操此詩見之矣淳熙間守臣秘撰耿秉判邑
柬賜田之税云如可贖兮百身尚可乾於田税猶將有之
十世寧不念其子孫 增修

陳輔字輔之丹陽人不事科舉工於詩自號南郭子人以
南郭先生稱之不娶無子有南郭先生前後集詳見舊
傳 蘇軾書與章衡子平帖云京口陳輔之秀才學行甚高詩皆過人王介甫最推重介甫用事也絕不自通

又吾金陵曰與之唱和孤介寡合不仕不娶近古獨行然其甚許人不輕屬恐貴鄉未有學官詩之人也何足其殆

馬羽若故謹為之一言增添

蘇仲子扶工詩與書酷肖其父扶嘗甚而樂善有郡太守紹之孫子姪輩曰吾何以見知于人詩以先世隱名存藏始不過夏吾局而固之亭忍以父名貴錢即囷鮮不注死至無以報矣云云增添

黃虎字文郁丹徒人居馬墅父若南渡初為揚州江都令有勞績韓世忠劉光世薦之就仕改秩而卒虎幼從後湖之子扶遊恬於進取嘗一赴鄉擧及林下有什地求詩而覺者自是絕意不往從田業有餘有者將私奉之虎曰吾豈可因斯人而濟官且又以辱吾親淮上被兵從家平江取陶淵明遁達自閑止之句扁所居曰閑止終日宴嘯其間卒年五十四葬丹陽之隨駕山後溪先生左史劉光祖題曰宋閑止居士黃君文郁墓蘇扶類其詩詞為一卷增添

李覺字天民丹徒人政和二年莫儔牓任亳州永城令累

贈朝散郎子正邦字進之宣和二年貢士祖秀實榜上等

徽宗嘉其文陞第四名終朝請郎覺兄弟三人覺生正邦

覺之兄主簿倬生舜卿正邦從姪公旦以特科入官元孫

亦舉進士承平時其家聚四百口渡江兵火離散所居舊

址今為都統司眉壽酒庫云

劉無極字晞顏丹徒人政和五年何㮚榜丙科終尚書郎

嘗與後湖蘇庠唱和庠次韻云坎書絶足騁飛黄不數句來何與江許袁詩句遠甚袁十裂太安心无降又嘗為寫照背云癸酉而降西風之歷赤手而起美比之寫培流以自後遠細腰而淇化至其萬翻文之色筆代筆端之風烟藏一邱之曲折洞百谢之恣求物特與遺民而同軌迭夢澤而基居者邦

張頡字冲卿一字疆立丹徒人弱冠入鄉校志于報親發

憤不嬉戲累五魁選貢太學傅崧卿榜升上舍政和五年

何㮚榜丙科歷鄜州戶曹掾蔡州汝陽令興州錄參紹興

初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就差資州簽判潼川府知來益州

十年召赴行在所首言時政闕失忤時相出通判建康府

越二年上思其忠召除架閣遷監尚書六部門兼權考功

員外郎十六年遷兵部以疾卒累官左朝議大夫二子遹

適陛朝累贈正議大夫頴工於詩文不蹈襲前人語常與

後湖蘇庠唱和有菊坡集藏於家忠惠先生大參翟公汝

文之次子侍郎紋以詩名號雲岫主人史驥即其壻也尚

書凌景夏志其墓增泳

李迥字叔友丹徒人高尚不出士人宗仰之宣和初董弅

令升分教京口日因白太守虞奕純臣曰治下有隱君子

盍訪之虞曰願見久矣一日攜具邀董偕詣李辭以未嘗

製衣冠野服見明日李遣介持詩謝曰揖客將軍重揚名

御史尊時搏美之增添

李巨源字元通金壇人唐宗室之裔紹興十三年陳誠之榜博學有文與正言表字游終太平州司户蘇舉送其赴姚湖陳氏館詩云將船公子漢才苑並駕殊非與蘇又云婿骨歷歷鄰氏書李筆森森走坡韋揣作五言玉郎信直祈病渴馬姻

如增添

張大允字德誠丹徒人紹興二十一年趙逵榜歷通州海門主簿添差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奉祠泰州教授不赴授揚州教授洪邁張栻呂正己戴幾先周必大一時名公鉅卿文章薦之知廣德軍建平縣揚州簽判主管西外睦宗院兼中丞官至朝請郎賜紫金魚袋以壽終于家大允好學篤行恬于勢利鄉里以善人君子稱之

張處學字希聲大允之從姪是年同登歷秀州嘉興縣尉

滁州全椒令揚州教授不赴終文林郎其子徙居儀真又

徙太平州

史正志字志道丹陽人賦籍揚之江都紹興二十一年趙

逵榜歷徽州歙縣東尉隆興奏將扶滿指闕上條治安策八篇大概為國家根本在荊襄巴蜀防守利害在兩淮差監行在省倉上界殊當今之務最急而五允者八事曰籍諸上宰執台疏一曰御將謂操縱在我而不使知朝廷用權所在二曰抑姦謂宜當不宜與諸軍交通絕遠三曰節財謂會裁權侍從差外補凡監當以其員數使之待次四曰任法謂節抑冒入補捷用成理思當為中都官五曰士風謂以廉恥為靜退小象曲從為謙和不區別是非為長者不挂口時事為謹重宜懲勸以作成之六曰軍政謂諸將招起使剝以自豐交結權倖以固寵頼使有以畏朝廷之法七曰均用謂除內司冲罕毅覆至錢以與戶部分為兩家不相均用八曰畏天謂日食冬雷及太一家推步小遊兄臨荊楚王可兵災宜講武備又飢中原變故以來可為近鑒書為兵選十萬曰科教曰寓事曰固足曰廟謨曰守除曰作氣曰蓄懈曰用隙曰治城曰防海又擬進閒一篇論江淮防守利害當以紹興切守淮為法建康守江為戒丞相陳康伯薦於朝除樞密院

編修官禦防秋五事料金人必遣使蒙開端侵犯淮西以衝采石和州當斷江諸郡之固哨因聚糧措築濬

而為故事乞募和州豐及舒揚防守荊襄事勢與用將佐開之術已而果渝盟詔求土地指取將相因言遣使不足

侍書四乞密札措大將遣子詣行在所奏陳機事委才略堪用者畀以達部武留環衛又論舟淮水襄海道水軍利

吾判練諸將出軍必先紀律招令悲切如陛暫以感人心激士氣武舉選士校軍官及遣部差遣以求真才合綱建

今中丞汪澈呈論荊襄又外事宜大要有四以送之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時敵犯淮

西從論民兵沿江守禦為今日計不過三策大急武篤牽建康以宿衛兵守江而令淮上諸軍或戰或守為上策以

劉錡退保天長堅壁真揚分兵控王權且戰且守以俟戎問之至中策以李顯忠過和州扼王權於戎閑未至之前為

下策及聞敵至采石儀真建康皆以皇子為大元帥董財資自衛信由長沙而上招募勇士令荊襄吳拱武經畫超

關洛還攜大梁出而淮龍背今四川吳璘姚仲王彥分兵攻陝西直搗河朱搗花陽以傾其巢穴叛必還保利其敵

可以坐待翰延雖知奇策而不能用兼措置浙西海道所主管文字朝州夫利恐

通泰無備乞集官舟檄各豎入江陰置場以補之又陳卻敵之計二千餘言上之高宗視師江上

命扈從至鎮江按自古來南用兵於西北可施諸今日者凡五篇曰恢復要覽上陳丞相康伯汲起

公沒且指䟽公之失猶害去其輕脫書疏之說為萬全之計夠實亦多采用其說坐得建康又論三國六朝形勢之
今日不同安當無事明都錢塘有事則幸建康為大而都御批大正志謀論措畫古今判然下侍從台諫集議年從
其說謂關全使來易地界于宿泗雙濠理為敵國一切蔡兩紅淮雖不日可戰武備要當先正又論約江上諸軍說
名之數說以七千五百人為一軍網無幾可以當淮之改宣教郎尋除司農寺丞翰料
論人材當擢異其已用而開責其未用武備以不可汜遠略上功多不責更戒飭之二疑論邑從勞績
轉奉議郎孝宗即位覃恩轉承奉郎上又開其名當賜對內殿陳守戍之策論
年就在智專號使敵知武士自將以平區宇之說除丞相更伯以正志所論招納歸正判著萬方上御筆具載此意
遣家論室共司而淮師守命往江上計議軍事催築塲置轉般倉還朝
擢度支員外郎應詔上書言求賢材節財用修軍政明賞罰謹儲峙且察將帥用兵必收書奏宜付
三省御批大正志議論亡為切當隆興初元遷吏部員外郎制收使臺壁江縣從上書
言二邑既下復難深入則小吏不足以為勝既得之後務料進守則於嶺還足以自厄將淮陽而後可以為善且宜
催工事之夫求補外除江西運判召為戶部員外郎尋除福建

運判再召為戶部員外郎既至賜對陳當今急務七事其防江之策畧曰大以吳越使判

遣戎而使之保守東南吾境以為餘事而緩于修繕可乎後陳四說除患節海泗不可棄欲求一契丹子孫為藩王

用其衣鮮名將以任之資以兵財畫願歸江人數萬駐唐鄧間俾得以借中國之勢號召河南契丹必響應關陝之

可得自此復契丹舊土如我白溝河以南可坐而得縱使不然彼亦十餘年不得休息而海泗今數萬人堅守朝廷

免不之行以北求去念力丐外除江東運判未赴改江西始至漕計不給節無藝之

皆府庫充羨乃以寬剩錢四千萬緡米五萬石助國用秩滿召赴行在除左司兼權

檢正轉朝奉郎除檢正兼權吏部侍郎明年權刑侍兼吏

侍對言太倉無一歲儲左帑無三月積九載斂于根歲百姓山谷豐年望與大臣熟論大計如邊防財用之急

史專意精思籌畫上嘉納令坐賜茶退而條具財用事宜凡國家經常歲書之數及三代以來理財受通之術戎得

武大以為保監工之又兼兵侍上封事言今日大書入事可為憂而後陳可以出奇之策大抵以淋江淮

擇將討遣閒諜選精銳為富弓祠不允有奮以前論水軍利害條具措置事即決東南伐王之利及三國六朝攻守

隆絮之要以關時判建議修刑書欲冥濫盜姦行書允攝逮送使免元而送配所復受杖辛用其說改吏侍

請郡除集英殿修撰知建康府嘗辨陳三事論兩淮城壁老弱軍賞又上疏乞分淮北歸正人並在沿淮部新充歸正忠義頭首所管入籍移屯邊面皆田正軍而有所益補有司安同部使沈夏點治和州闕監司總壯上奏曰擇此勢之使利國難若已得之而擇將帥之可守者尤難及時修築成壁為急上矣之令郡被用其言遷轉朝散郎以職事修舉進敷文閣待制賜金帶

除知成都改除戶侍江浙京湖淮廣福建等路都發運使檢察諸路財賦時相欲因此術之乃上疏言欲持之書何止一歲是其計者計夫心有三生坐下任臣以堅貞臣以無欲速御史云如卿之才深所信以任難有學識昧直不均見而全蔑卿也未幾乞守本

官致仕詔答不允仍舊巡歷遣中使宣諭再入戶部侍時

相意以散官謫永州因論去歲南庫西庫窠名並互拆時意以發運司已拘拆未起發諸路錢為既援又以揚去招本為大論救有是命尋復元官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

觀除右文殿修撰知靜江府未赴而罷再奉祠轉朝請大

夫賜爵文安縣開國男轉朝議大夫知寧國府改贛州又

知盧州既至數月以疾終年六十正志自初被命計議軍事及為大漕不受饋遺其奉祠家居也治圃所居之南號樂閑居士柳溪釣翁藏書至數萬卷正志議論精確切中事機受知而朝如此而或者乃以口才訾之過矣

周孚字信道丹徒人乾道二年蕭國梁榜為眞州教授卒于官年四十三有蠹齋集三十卷同上椽軒并棄竝妙安刊于長沙臨蒼郡宰宋柳為之序其畧曰予評信道之為詩大要本諸黃太史而濫觴于江西諸賢不為蹈襲高其制置以可正平而行布劑立寸徐明叔又似高子勉遠其氣意微詞充婦一唱三嘆有法有制而不為富贍望大史之衕崎見之又有集曰鉛刀編鄉人之從游古為校行於世同時有朱叔玨字德誠宋郭字安民陳珙字德學叔玨僅占貢籍珙淳熙八年黃由榜郭以詩科入官從張詔辟興州薄領再請蜀漕舉卒同上字富以詩諧三人叔玨云淳洪已老詩尚喜之予在安民云蘭口濤洪赴望碑韓曰亡非吳竹語刁何以乞我賜德季云說書書書于王望泰

方是云

覿時大字致充乾道八年黄定榜歷泰州如皋縣尉終池州貴池縣丞時大為人重厚邃於文學為鄉里所敬

錢彌字聖俞金壇人擬應洞明豁登科以特科入官授鄂州蒲圻尉未上卒子純四舉于鄉早卒上同

胡緝字舜舉一字熙績丹陽人故秘撰陳公東之外孫豪于詩文舉於鄉為府學正少年時鄉人有任平江理掾者館之適尚書孫覿被召赴闕過郡緝為作詩贄見覿稱之詩有四九老圍中白居易八仙座上李長庚覿壽云用事切當末有宜至若胥前舉閑君伸始置對晉生之句覿又壽云信前筆不能到此淳熙間番陽守趙公廣館于郡齋一夕大醉而卒

姜謙光字德明劉俘字顯道文謙字益之向公慶字元卿

皆丹徒人再舉于鄉嘗為府學正人推敬之俾以書趨薦

謙光以詞賦稱送居首選謙光語尤壯詳見耆舊傳謙光

為人剛介有所編文章發源文選筆句及爾雅并文集

嘉定鎮江志卷十九

人物

蘇師德字仁仲丹徒人丞相頌之孫以父任入官歷計幕有詩見京口集

柳閎字展如東坡之甥居北固山下有詩見京口集

蘇元龍字子雲丹徒人工于樂府有詞板行世以特科入官終縣令

蔡放字天囿丹陽人中書舍人肇之弟有詩見京口集

劉昭字圖南丹陽人有詩見京口集其渡江詩云天江注東溟十月風濤壯舟人過春生脊背衝奔浪眼宣君勿驚世路方艱行若言世路險此水真安平

李公異字仲殊丹陽人號後湖居士有詩見京口集

朱斗文字彥章丹陽人號北湖先生有詩見京口集

胡松年字伯茂丹陽人有詩見京口集

陳璩字季明金壇人溧水主簿有詩見京口集

潘錡字見獨金壇人號勾曲先生有詩見京口集 並同上

李天才字邦美金壇人詩名尤著詳見耆舊傳

湯楧字元楷 大方字元齡金壇人工詩 楧嘗遊畎湖上題甘露南莊壁云極目朔光表招提萬頃田庵荒無馬跡木落見炊煙今日山林叶也年齒大緣傾師渝春茗為玩小泉擇

陳丞相升之字暘叔建安人居丹徒升之自建來從子禧豫貢與俱以升之奏禧於員外郎嘗當在京儀鸞司子琳選調豫中奉大夫四子穖楠最知名穖知信州楚州淮南漕知衢州楠教文閣待制三子皆登朝禧之弟繼升之後即鎮也今繼升之後者禧之元孫箕詳見耆舊傳鎮亦登朝子耆從政郎禧之孫稚言嘉言之子應升三舉於鄉箕

應岍之子也

向舍人子革字天民文簡公之四世孫也爲人清謹沈厚精敏嘗預開封府薦以父宗旦熙寧間任鴻臚卿廣東運副故事過省恩特補右班殿直累遷閤職至供備庫副使勲飛騎尉贈武顯大夫娶丞相文肅公曽布之第三女封静安縣君子六人朝議大夫吳説志其墓見冢墓類

釋

蕭惠開南蘭陵人父思話爲中書令惠開性孝家素事佛凡爲父造四寺曲附舊鄉名禪鄉寺京口墓亭名禪亭寺又有禪岡禪封

唐延陵馬氏有子爲僧名元素字道清嘗入南牛頭山事威大師學頂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開元中韋銑守潤請住鶴林後李憕爲揚州延以去未幾坐滅建塔于黄鶴山之西原李華銘

甘露寺某僧嘗道行孤高李德裕廉問日嘗與之遊及罷仕以方竹杖一枝留贈焉方竹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實衛公之所寶也及再鎮浙右其僧尚

在公問曰前所奉竹杖無恙否僧喜對曰已規圖而漆之
矣公嗟悅彌日
僧應夫滁之蔣氏子既出家得法于天衣義懷號實照大
師主甘露十四年聚徒常五百人（曾肇嘗題其塔）
佛印師了元住持潤州金山寺東坡久與之遊赴杭過潤
留甚數日一日師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
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
師曰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
未即答師急呼侍者收公所許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
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公有次韻詩（見大全集）
錢彥遠知潤州值上元於因勝寺法堂設戲燈時庭下新
以花甎甃之明遠飭役徒極執埋柱主僧曇嗣者法辯迅

觥度其氣驕□□□□語曰可惜打破八花軌明遠遂止元祐二年高麗僧義天航海問道至明州傳云義天棄王位出家上疏乞偏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當伴所至吳中諸刹皆迎餞如王臣禮至金山了元床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其故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也朝廷聞之以元為知大體冷齋夜話

僧祖可字正平後湖蘇養直之弟元名序後為僧易今名隷章徐師川俯為東溪集序　後湖集祖可與蘇庠同主庠有送行詩云語別既不易況與子同生如何携手好忽作千里行法覺既書有評去余入不□養直忽得其詩想見岸幘醉坐如行野度□春色盎盎于淳懷中自有一種清絶氣味可正平如漱壑夜泉響拂窓春霧空不類菜腹

阿師語兄弟真達壁也

鎮江妙惠大師之於醫治病取差蓋飲上池水者也若鷹起鶻落鷙鳥擊而風廹之也余行年七十得疾甚可畏一日閒欲死者屢師調護甚至俄得羅浮山黄真人神丹而愈自是疾每作得師調護輒安余方將盤結草庵于風煙之表當與師爲蓮社之遊師其許我哉

江西僧書記道舉字李若紹興辛酉客居丹陽何氏庵時聞急報仲春初金兵既至王師大捷李春復至因作破敵行見甘露舉書記文集

道

道士王纂居馬跡山永嘉末中原大亂饑饉疫癘纂于靜室飛章告天至第三夜有光如晝一人前告纂曰太上道

君至矣適君曰玉皇大尊慮鬼神之害人常令五帝三官御之然李世民僞詐自投死地由是六天魔鬼與歷代敗軍如王翦白起之徒生爲兵將死爲鬼帥以神呪服之當我「今以神化神呪三經授子以拯萬民陰功充口真階可矣言訖而還

唐魏法師名隆字道崇本任城人正觀九年至京太宗悅之後居淵之仁靜觀淵守李厚德虞承慶奇師望皆尊禮之其卒也葬馬跡山崇文館學士胡楚賓銘

王遠知琅邪人父曇選陳揚州刺史母嘗晝寢夢靈鳳而娠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遠知少總㪍博綜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玄景宗道先生臧兢陳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隋煬帝親執弟子禮高祖之龍潛也遠

知當丞侍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元齡微服謁
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
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因請歸山正觀九年敕
潤州茅山置太受觀太平廣記作太平觀降璽書曰先生
得妙訣于金壇受幽文于口笈昔在蕃朝早獲問道近覽
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敕不違高志
王尊師字探元曲阿人學仙術於本縣雲陽觀時人稱其
道行開元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尸解碑在仙台觀
天寶七載練師李含光奉敕廣陵李練上清品人也杭志
雲霞知元代從為予將福靈迹將赴金壇致賦詩寵行紫
府建壽士元宗道德師心將蘊藉含志與九仙期絕俗遺
塵境同人喜濟時訪經遊玉洞教敕入瑤壇茅領迨餘迹

金壇赴遠思陰宮香篝祀陽觀飭新詞面想留雙壁長懷株五芝靈真若可遇鸞鶴何來茲今石刻尚存

古今詩話女冠錢氏二姊妹依止陶隱居誦黃庭經卽茅山燕洞也至今有紫菖蒲碧桃爲其姊被白練衣得道入洞及女弟至則洞已閉矣淳化五年夏侯嘉正與道士五人往彼投龍是夜雷震其洞復開因霖題詩曰燕口龍泓亂象清錢冠此處有遺靈仙兄去後師猶在女弟回時戶已扃雲片尚如披白練泉聲長似誦黃庭碧桃花發菖蒲紫留與人間作畫屏

妙明真人吳元淨丹陽人明真觀乃其祖宅徽宗敕賜號妙明後歸浙右多乘小舫游江湖間紹興壬申敕文閣待制陳桷塟于汝山南御史黃達如作詩紀之

曾慥百家詩選蘇養直居丹陽後湖號後湖病民武夷追凉方與客對棋有衣褐者持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直造就坐曰羅浮黃真人以公不好世之所好氣毋已成令毋持丹受公神中出小合藥黃色青點養直以置佛室後食寒雪和以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言丞取碧飲即魅紹興十七年歲但與家人酌別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挐奔逐挽衣則已逝矣苕溪漁隱曰洪慶善與養直皆丹陽人余以問慶善慶善云初無此事乃曾端伯傳聞之誤

嘉定鎮江志卷二十一

天文

宋大明六年八月月入南斗魁中占曰吳越有憂明年揚南徐州大旱田穀不收民流死亡　元徽三年十一月庚戌月入太微掩屏西南星占曰貴者失勢四年七月建平王景素據京口反（同上）

地震

晋太興三年四月庚寅晋陵地震（時晋陵郡治丹徒）　唐則天紀長安元年七月乙亥揚楚常潤蘇五州地震

火

晋康帝建元元年晋陵吳郡災（時晋陵郡治丹徒）

花木

晋志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木倒地六載是日忽復起生又見宋志丹陽練湖蓮花開邑人必有位執政者 元祐初上下兩湖蓮花盛開是歲王存拜丞轄紹興壬子初夏又開是歲翟汝文入參大政越八載乙未章俊為宰日亦開半湖（下有闕）

龍鳳

吴孫權傳赤烏十一年雲陽言黃龍見又見宋志 宋志孝建元年正月庚申鳳皇見丹徒慧賢亭雙鵲為引衆鳥陪從 梁大監元年鳳凰集南蘭陵 普通中龍鬭於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所經處木皆折開數十丈隋志云武帝素以講論為務不崇耕戰將輕而卒惰故有龍孽之應 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送潤

州金山寺主元祐間猶嘗識沈括居潤屢見之

虹

唐永正二年春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漿甕水盡入井飲之是年九月節度使李錡詔召不赴覬欲亂令子良領兵收宣歙子良謝然反兵圍城李錡就擒子良拜金吾將軍（太平廣記）

鳥獸

晉志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按京房易傳言牛生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是時愍帝蒙塵元帝即位江東天下分為二是其應也（時晉陵徙治丹徒）太興三年四月白鹿見晉陵延陵宋志　劉波字道則孝武太元中居京口晝寢聞屏風外悒咤聲見一狗蹲地而語語

畢自去汝隗孫也後為前將軍敗見殺異苑 宋志元嘉十八年六月白燕產丹徒縣二十七年五月甲戌白燕產京口 大明五年五月丙寅白鹿見南東海丹徒 明帝泰始二年九月庚寅青雀見京城口 泰始三年五月癸酉白麞見東海丹徒同上 齊志永明八年延陵縣前澤畔复毫龜一枚 梁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臥內方晝有狸鬭于欄上墜而獲之又有野鳥如鵲數百飛屋梁上彈射不中俄頃失所在後綸為王僧辯所敗 武帝紀中大同元年正月丁未曲阿縣建陵隧口石麒麟動有大蛇鬭隧中其一被傷舛走隋志云石麒麟動木沴金也動者遷移之象天戒若曰園陵無主石麟將為人所徙也後竟國亡 唐光啓中金山寺西礙石上有異獸狀如牛

無角長可數十丈色黃而毛引首顧望城中久之從四顧廣陵寺僧觀者漸衆乃躍入水波濤洶湧如衆車馬聲頃乃止好事者圖其形以訪識者廣陵有老人慘然曰頃年此獸出江表有亂今復出禍至矣是必京口先而廣陵後也不數年皆驗稽神錄中和二年秋丹徒洵與黿交占曰諸侯有謀害國者

蟲魚

晉志懷帝永嘉五年蝘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又見宋志文小異　唐志正元三年潤州魚鯊蔽江而下皆無首

器物

晉志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延陵令戴景慶稱季子廟舊涌井北掘得沸泉泉中得一銀木簡長一尺廣二寸隱起文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詣闕起居簡木堅白而字色黃餘見嘉賢廟記　宋明九年曲阿縣民黃慶宅左有園園東南廣袤四丈每種菜輒鮮異雖加採拔隨復更生夜中常有白光皎質屬天狀如匹絹私疑非常請師卜候道士傅德占使掘之深三尺獲玉印一鈕文曰長承萬福同上

梁末京口人于藏紀年五歲登城西南角大樓打鼓作長江擂鼓兵象也于是有侯景之亂隋文

謠

晉志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

又見宋志　王恭鎮荆口宋志作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喉喝京口敗復敗讖者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今年食麥麩麩麤穢其精已去明將敗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嚨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時行咳疾而喉並喝焉又見宋志文小異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黄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黄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扞黄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者言焉又見宋志

讖

齊志祥瑞老子河洛讖曰肅草成道德懐書備出身形法治吳出南京上即姓諱南京南徐州治京口也

記異

鄧艾廟在京口上有一草屋晉安北軍司馬恬病夢一老翁曰我鄧公屋壞君為治之後訪之為立瓦屋出幽明錄

阿大隸下有廟晉孝武世有一逃奴官司追之奴徑至廟跪請求救許上一豬不覺忽在牀下追者至覓不見奴走悲見入門又無出處因請曰傍奴者當上大年少時奴形見吏即縛去奴云神璽已見過度云何有牛豬之異言未絕因覺神像面色有異既出門有大虎張口而來徑奪奴而去上同

梁韋鼎字超盛博涉經文明陰陽善相術侯景之亂鼎兄昂于京口戰死鼎負屍求棺無所得鼎哀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

唐開元末金壇縣丞王甲

以充細個戶稅在京于左藏庫輸納忽有使者至庫所云王令召丞甲倉卒隨去出城行十餘里到一府令入門聞故左常侍崔希逸語聲王與崔知故因問門者求為通刺門者入白希逸驚喜謂甲曰知此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因問其來由王云適在庫隨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頃外傳王坐崔令傳語白王云金壇丞是己親友計未合死事了須臾遣王引入謂甲曰君前任縣丞受贓相引見丞著枷坐庭木下問云初不同情何故見逐丞言受罪乎苦擢救倉卒王云若不相關即宜放去出門詣希逸別希逸云卿得還甚善傳語崔翰（翰希逸子）為官第一莫為人作枉從自當之取錢必折壽每至月朝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當獲大福甲問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間事卿勿

預知但有福即可言畢送出至其所遂活廣異記　元和中陸撿家于丹陽居有池沼高樹一夕有人叩門急視見一人儀狀秀逸自稱曰沈約聞公雅好詩故來謁既而呼左右曰召青箱來有一兒年可十歲約曰此吾子也欲使紹吾學故名青箱然亦能此從吾與范僕射過台城曾作感舊詩令誦之曰六代舊山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為懷古垂淚國門前忽不見　潤州城南隅萬歲樓俗傳樓上煙出不祥開元前以潤州為凶闕董琬為江東採訪使嘗居此州其時晝日煙出刺史皆憂懼乾元中復然國可一尺餘直上數丈史密伺其煙乃出于樓角隙中近而視之即數蚋也辨疑志　韋齊休為王播浙西團練副使大和八年卒於

潤州之官舍三史後將小歛忽大聲曰娘子且止哭當有處分其妻大驚齊休曰娘子聞鬼語驚悸仰妻曰非畏悸但不分與君遠隔幽冥孤悽無所依怙不意神識有知賊侯明赦齊休曰死生之期涉于真宰夫婦之道重在人倫今某尸骸且在足覔棋抱家事不小且須商量不可空為兒女悲泣使某幽冥更憂妻孥也良久語絕即命營喪事繞晚又聞呼適到張清家造得草屋三間其夕張清夢齊休曰我昨日已令買瑩三畝地可速交關布置一一分明清悉依其令及將歸自擇殘白呼喚一如常時婢僕將窺私竊無不發摘河東記

道士范可保夏月獨遊甘露寺將登北軒忽有一人衣故褐衣自傍入肩披相拂范素好淨衣新心不悅俄聳一黃狗又罵肩而出范怒形于色褐衣廻

顱目光如電光始懼雨之山下人至曰向山上霹靂取龍知之乎花園不開也稽神錄

韓滉廉問浙西強悍自負常有不軌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順泊舟京口堰下夜深矴斷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風波稍定上岸尋求微有鳥徑行五六里見一人烏巾岸幘古服異常相引登山詣一宮闕台閣華麗殆非人間入門數重庭除甚廣望遠拜有人自簾中出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得書一函拜而受之背者引出門徑至舟所因問背者曰此為何處恐韓公詰問是何人致書答曰此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宣父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強自恃夫子恐其擬刑網致書以諭之言訖別去李順却還舟中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安坐勿驚懼不得顧船外逡巡則達

篤所若違此戒必致傾覆舟中人皆如其言不敢顧視舟行如飛俄頃之後在京口堠下昳而詣衙投書韓公發函視之古文九字皆科斗書了不可識詰問其由深以為異拘繫李順為妖妄欲加刑博訪能篆籀數輩皆不能辨一客龐眉古服自詣蜀位言善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客捧書于頂再拜賀曰此孔宣父書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公異禮加敬客出門不知所止韓滉悛然黙坐良久了然自憶廣桑之口以為非遠學禮違謝李順自是拱黙謙謹克保終焉(神仙感遇傳)

周寶為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冢棺櫛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鉛粉衣服皆不敗掌役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此當是嘗服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即命改葬之

具車輿聲樂以送與滌蜀並城望行數里有紫雲覆犢車上衆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於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墉城集仙

五代盧絳為吉州興雲回務吏欺竊官緡罪當棄市遂亡入金陵落游京口往來潤壁寒暑又踊折管桶而燒守困吏見而壯之既久遣歲飢吏無以給因俾絳夜躍國庫竊官粟數十往一夕見長人立困中絳於是奮縛而求之乃為一杜遂中痁疾逾月既乏資給疾瘵且極忽夢一白衣婦人謂之曰子之疾當食蔗即愈既寤朝見鬻者遂貽數挺絳喜而食之至旦疾稍差數夕又夢前白衣婦人謂絳曰妾乃玉真也太尉富貴時至可語都城妾有一詩一緡以助行旅十年後于孟家陂上奉見其詞曰清風涼月夜深時寞寄盧郎恨尚遲他日孟家

彼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言訖而去由是自蜀詣後主疏陳京口開壁屯戍備禦事累為潤州節度使金陵臨歸朝授冀州團練使以掬殺龔儀太宗命斬之乃呼延贊視刑事將至梁門絳韝見擁一白衣婦人來冤問昔日夢中固嗟曰玉真矣贊問其故絳白其夢絳復問孟家陵持刃者曰斯場是矣 江南野史

甘露寺僧詰吳王收浙右之明年夏月瑩無雲長江如晝有僧持鉢俄數人自西軒上江亭而止云明月幸相遇坐定命酒列眾殺竊思中夜必是幽靈於惣隊伺之東向一人衣南朝衣西向一人衣北人衣北向一人衣縫掖衣指南向者設禮而坐東向一人朱衣霜簡清瘦多髯飛杯之次東向者曰今日恣江南游皆不乏風流矣僕嘗記公云何人種得西施花千古春風開不盡

可謂超古越今矣酒至兩人服曰各述叢曰臨危一言以代絲竹自吟自送可乎衆曰可口服執扯而言曰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可惜西川水不救轍中魚次至縫掖擧白而歌曰偉哉横海鮮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巡至東向云功遂作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茲口信難陟次至朱衣高吟曰窟裹龍蛇紙上鸞逡巡千幅不將難顧寠已往羅隱老更有何人還筆端吟罷晨鍾鳴僧戶軋然而啟忽散　歐陽文忠公嘗宿采石渡夜聞呼聲曰去來舟尾有應之曰參政宿此不可去齋料幸携至公念舟尾且無人至五鼓又聞岸上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如何岸上者且行且答曰道場不清淨皆無所得而歸公異其事後半月因遊金山以告長老長老曰昨有

廸主在寺設齋方第二時其妻孔卧少頃睡風滅燭時皆駭異但不知是此爲公開其日乃宿采石之夜錄夜話陳升之將薨之夕有大光起于所居之寢上宿鳥皆飛避卒走白官司請救撲暨至惟見白氣上屬空中晝明乃知其薨　閑樂先主陳伯脩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旦晝寢夢至一處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衛環列贊者引公拜殿下命升殿慰藉久之謂曰卿平生論事章疏可悉錄以進至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彙事郡守貪偉節遣人搜取多已焚滅帝曰能記者錄進即有仙官導公至廡下幕中設几案筆硯有一青冊公方沉吟間仙官曰不必追記盡在是矣開冊示之則平日所草章疏具在公即袖進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

于大理丞罡至前引其手按其項則十字裂如小兒頤熱
如父謂之曰與吾書謁刺數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請
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子曰此吉夢其殆有歸詔耶公曰
不然豐相之臨終亦夢朝帝盡衣歸之兆也已而再寢頃
之覺復謂其子曰適又夢入黑漆屋三間此棺槨象吾去
必矣俄太守虞純官遣人招其子告之曰適尊公有狀乃
掛冠正康隱何乃爾莫測其意未既聞傳呼陳殿院來若
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其子曰凡吾
治命事不可妄易遂歸攜親戚酌酒告別既退命諸子于
婦宮坐置酒諄諄告戒家人見公無疾而遽若是愕眙不
知所以追夜入寢有婢奔告諸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
狀諸子亟走至則已趺坐而終七日忽有僧來弔以素不

識止之偕去我識不識公但嘻昔在瓜洲夢一官人晉來騎馬導從甚盛凌波而北人馬不濡或指云陳殿院也玆欲敬醒遺像時名流多作挽詩紀其事黃君仲業云不踊更革玉樓記已作仙宮第六人張子韶九成云凌波應作水中仙乃知世之偉人皆非泯泯流轉者傳說騎箕尾而為列星其可信矣

崇寧中葛蘩知潤州後告老居于潤蘩奉觀音極謹久之繪像出金利蘩每請之禮數十頃應時墜几案磔若有聲士大夫聞之爭白以歸大觀初蘩無疾正坐而逝 玉壺清話

水月庵集善錄云大觀間一士夫于京師買靴認一靴是其父棄時物結之云一官員携來倏可俟之既至乃其父將之不顧但取靴大馬而去隨二三里度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執父曰學鎮江長官葛蘩其子謂蘩言之因問何以為此異所生蘩曰予始嘗日行一利人事爾後或二或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問何以利人蘩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礙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能與杯子

水皆判入事也已隨其事而判之上自卿相下至胥吏皆可以行惟在其人

蔡卞寓居京口

子仍幼自言是丹陽王家子訪之果然其妻琴尚在乃來見之相語如昔時生八九歲漸熱世境則旋忘前事矣

夏竦初任為丹陽邑掾一日侍母燕坐見黃鶴雙舞而俱沒沒于地發之得金鴛二母取鴛埋地焚香祝曰天若賜夏竦顯從明中來竦因築亭其上曰金鴛竦舉登制科後至者發地求金鴛不復得因遂為池亦號金鴛

邵彪希文為士人時夢至一官府人皆稱安撫彪自喜行至前見一大鑊煮蛤蜊作人聲叫彪姓名彪遂念彌陀一聲皆變黃雀飛去彪後果任至安撫使王曰休文

蔡佑宣和初以醮事至三茅謁柳谷陳彥昊先生陳云近山數月前雷雨空中墜下一小兒十餘歲啼曰不開遍體皆毛其脛逆舁

村人聚觀聞忽陰雲四合雷震二聲遂失所在恐是雷部中物也（雜竹記）

康熙五年丹陽縣市一婦人為盜所殺沉尸于河府縣捕逐日峻會稽姚仲文作尉自以失職絕憂之而弓綬素能捉迹姦隱疑以求盜因仕先是近舍少年子常出入女家忽往進工而弓心疑焉言于尉弓引枯同渡江至楊子橋與少年過圍邑里素相識乃邀詣道店買酒與飲酒人持兩盞四隻設於案弓曰吾輩二人只共請一客何四之有酒人指下坐曰此女子既在席同飲何害而弓驚愕少年獨慘沮于是詰之曰本縣某婦人死于非命豈汝為之故冤鬼隨不捨少年無以答遂就縛而歸伏其辜

雜錄

郡志所述昉自三代至於本朝古今聞見異辭所以辨疑解惑者亦既附注於名類之下今復綜校前志旁摭他書而為雜錄一門仍列其彙以備參考然文獻寥落網羅放失寧無闕遺嗣而補之尚有望于後之博雅君子

建炎戊申高宗幸鎮江先是本府寄留溫杭二州上供物有以螺鈿為之者帝惡其奇巧令知府錢伯言毀之伯言奏曰奉詔毀螺鈿什物於市觀者莫不說服帝因謂宰臣曰早來御史張浚奏事朕語浚曰還淳反朴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嚮化

開寶末丁德裕為常潤等州經畧使德裕恃功黷貨無厭不恤士卒人不能堪為錢俶所奏太祖黜之

柳開守潤州既至治所招諸羣盜以本金給之又解衣與敵人蓋之左右戒謂不可開曰彼夫所刼蓋

不爾則吾民也始懼死致假息鋒刃之下今雖以赤心大
宣不懷來弁藏境內輯寧　錢彥遠守潤上疏曰陛下即
政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
滄登旁及荊湖福蜀數千里雖往日定襄之異未甚於此
今後大旱人心放嗷天其或者以為陛下備邊之術未至
救民之失未良天下之民未定致出譴告以示之苟能欽
天之戒修偹德業則宗廟社稷之福也古者四裔言語飲
食與中國不同其來也不過驅老弱掠畜產而已今契丹
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
有之往時元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
偃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服恥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
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耶湖貴壁擄劫掠生民調發督

欽軍州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尺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患謀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則天下幸甚寔稿謂彥遠出守偏方而抗疏及此憂國之忠度越時輩　陳亞知潤州無治狀浙憲馬尋劾按之馬亞因飲于甘露寺憲曰滿的郎中陳素清揹驚翔曰不敢望滿但得成資保全大幸也湘山野錄　元豐中有言知潤州鞠真卿侮法作威請劾其罪從之神宗曰刺史縣令治民爲最近漢自刺史有入爲三公者蓋重其任爾今之監郡不過數十往往多不得人則縣令可知可也自今更宜謹擇　侍御史張汝賢奏左丞王安禮素行創穢自任潤州太守日倡女共政私其部內館閣故老侍婢以歸閨門之內數至忿爭安禮脩身治家如此其能爲陛下正百官理萬民乎安理求去遂知

江寧　元祐初蘇軾言臣竊見前者台官論朱服不孝因此乞外官章惇除服直龍圖閣知潤州服因人言反獲美命蓋宰相上欺朝廷下困台諫習用此術久已成例不可不察　曾肇言王覿言事不當差知潤州臣恐在廷之臣以覿為戒依違顧望莫肯正論所有制辭未敢撰後覿卒守潤州　許遵領州事至之日歲荒民飢躬為之發廩歲出民疫躬為之發藥大抵以仁施政于是人說氣和雨暘應之比其終年麰登于夏稻登于秋蠶者衍絲積者衍秫　鄭德象滋晚守京口急于為政湯效遠為兩浙漕宣言侯應辨北使至郡按治之時秦檜當國德象求援于秦蓋宣和初秦試南宮為參詳官其所取也至是湯別以行秦云鄭德象久不通問有少書信煩為携達因面授之湯

視緘題門下具位秦某湯得之惝然而改　鎮江自經建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存者尚負數萬盡扃鑰而去軍食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出而守臣汪藻通至令破鑰給之貽書使者曰官軍張頤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食羣然飢餓無聊雖錮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奸者撓藻而罷　京口江山素號奇偉故承平時士大夫有生居洛陽死葬朱方之語紹興罷兵屯大軍于江上向時公卿甲第與夫名勝之迹率為營砦所占穿鑿殆徧近歲江上諸帥多生于此亦江山之秀不在此而在彼也守臣寶學劉子羽嘗曰予若早來則當置塔基于新豐蓋新豐地平如掌無不至壞山川之形勢云　淳熙中進呈戶部勘當知

鎮江府耿秉奏如遇亢旱聽民車河水上田河水豈可不令百姓灌田淮等奏尋常人使來時恐水淺所以不聽人戶車水上田曰緣諸事大可從耿秉所請　建炎遺兵燹失府印自後施用惟以觀察使印代之而附小貼于傍曰借用淳熙十二年耿直之秉作守言于朝詔文思院重鑄府印一紐及給降率僚吏望闕祗拜且受賀啟祀之府宇左畫偏識者曰使君必不久于此當移他藩才一月果徙四明二年之間蓋德常經張定叟杓張幾仲子顏逮迨茲土吳居甫琚秉領亦數月其或召罷又頗多鮮有滿兩歲者乇墅志文集

趙彥逾以德政稱郡人為立生祠森尹部曰嘗降奏財賦乞省國用出鎮京口陛辭日復奏到予謂之總熙財賦稽考見刻梓郡齋

文事

唐李德裕在潤州作鼓吹賦自序云鼓吹本軍旅因出師而作前代將帥有功則假之今藩閫皆備此樂予往歲副符金陵有童子六七人皆予此藝特妙每曲宴奏之及再至江南並逾弱冠悲流年之倏忽憶前歡而悽愴乃為之賦見集中

聖朝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遊

明道先生語錄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近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

四已付之矣　柳開知潤州玥二為沮濡二人者俱以文為于時二為漢春秋逺開于金山觀之旦頗作書自矜開秋叙叱之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若邯明公穀鄒夾數子止傳述而已爾何筆削敢竊聖經之名今日聊贈一叙以為狂口之戒語訖勇逐二旦渊步攝衣急往舊艦叙鋒幾及桐舟人擁入猶所數叙于舟以抉怒焉王直清話

蘇丞相頌家藏書萬卷秘閣所傳居多頌自維揚拜中太一宮使歸鄉里是時葉夢得為丹徒尉頗許其假借傳寫夢得每對士大夫言親見之幸其所傳遂為葉氏藏書之祖埠訓

李李常欶蘇子容丞相外孫為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莞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哥自作飯僧文所謂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為三舍人之冠反元祐際

紙公適英閣前又為五學士之首雖夜寢高蹈不敢言同而出恩大衆無甚相愧者明日李常與予及諸孫往謝之東坡側臥泣下不能起見邵氏聞見後錄

蘇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蒲師旦深不欲其來宣言於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調歌頭有擬借寒潭垂釣又恐鷗鳥相猜不肯傍青綸之句紀東未軒筆錄

京口集載東坡詩間有遺句如贈張刁二老又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又柳子玉以詩見邀同刁文遊金山又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卧寶覺禪榻夜分方醒書其壁又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又去金山五年而復至次舊詩韻贈寶覺又留別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又徐大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僕與兒子過同遊金山浮玉堂戲作又書焦山綸長老壁皆集中所遺詩並見大全集

羅隱題金山詩老僧齋罷閉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孫山詩結宇孤峯上安禪巨浪間亦可亞張祜詩青瑣集熙寧中三韓使人朴寅亮作金山詩其叙舊云前後詩人不見山之為金故曰萬疊巴岑天倚杵一竿斜日水浮金陳輔之詩話金山寺留題亦多而絕少佳句熙寧中荊公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尤為中的遯齋閑覽西清詩話以天末海門橫北固為王平甫詩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楊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後山詩話晁以道詩清霜下斗牛凜然北固秋全似選詩雪浪齋日記後山云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杜詩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詩話米元章不及陪

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障奪佳山川長澗四溢魚龍淵衆會李郭浸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顛闢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垂露照水百怪愁寒煙栖雲閣云雲出救世旱澤決雲尋歸入石了不見豈功已如遺龍騫荐後起花石明幽姿雲乎無定所隱者何當栖如此二詩殆出翰墨畦逕之表蓋自遠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之所可到也葛立方韻語陽秋又金山詞云昔日丹陽行樂裏常金浮玉臨無地寶閣化成獨勒世龍宮對時時更有天花墜浩渺一天秋水至鯨鯢鼓鬣連山沸員崎岱輿更矗矗無根蒂莫教龍伯釣入戲賀集晉 總飼

吳琚有詞刻于浮玉之石排山云我來浮玉似覺陵滄海翔金鼇背又若騎鯨遊汗漫飛出八荒之外鐘鼓偉聲捷

臺倒影不類人間世俳佃吟眺恨無陶謝酬對今古潮流

潮生閱英雄多少與江俱逝直欲乘風歸閬苑疑是三生

習氣未辦滌蒹光盟鷗鷺奈卜鄰無地從今清夜夢魂應

繞空翠　東坡與王存正仲孫洙巨源會多景樓以口叙

倚酒巨源曰殘霞晚口恐非奇才不能盡乃作詞多情多

感仍多病多景樓中樽酒相逢樂事回頭一笑空停玉且

聽琵琶語細撚輕攏醉臉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紅　又詞

雨過春容清更麗只有離人幽恨終難洗北固山前三面

水碧瑷梳擁青螺髻一紙鄉書來萬里問我何年真箇成

歸計白首送春拚一醉東風吹破千行淚　僧仲殊陪太

守宴多景樓詞叢霄逑韻拼娃抄拾金翠玲瓏三島地控

金吳山橫舊楚春來早千里斷雲芳草六朝遺恨連江表

都分付倚樓吟嘯鐵甕城頭一聲畫角吹殘照帶夜潮來
到　又獨登多景樓詞花戟雷墻擁上方畫簾風細度春
香銀色界前多遠景人静鐵城西面又斜陽山色入江流
不盡古今一夢英思量故里無家歸去懶傷遠年華滿眼
多淒涼　又詞北固山前波浪遠鐵甕城頭畫角殘聲短
促酒濺金催小宴燈搖燭焰香風軟落日煙霞晴滿眼欲
仗丹青巧口形牙管解寫伊川山色淺誰能畫得江天晚
陸游多景樓賦水調歌張孝祥書而刻之崖石江左占
形勝最數古徐州連山如畫佳處縹緲著危樓鼓角臨風
悲壯烽火連空明滅往事憶孫劉千里曜戈甲萬竈宿貔
貅露霑草風落木歲方秋使君宏放談笑洗盡古今愁不
見襄陽登覽磨滅遊人無數遺恨黯難收叔子獨千載名

與漢江流　東坡云蜀王要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鳧鶩白蘋滿棹歸來晚秋著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烟波弄明月此篇若置李太白集中誰疑其非乃吾家養直所作清江曲也葛立方韻語陽秋云既為東坡所賞名已不沒而又作後清江曲一篇呈養直尚恐其少作耶所謂浮圮極浦下荼窨社瓮欲熟浮蛆香輕裘淅瀝鳴秋雨日暮乘流自相語如此等句前清江曲似未到也　錢穆父守潤東坡賦朝中措別之昨夜扁舟京口今朝馬首長安舊官何物與新官只有湖山公素此景百年幾變個中下語千難使君才氣卷波瀾與把新詩判斷　東坡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詩云西湖弄水猶應早北寺觀燈欲及辰趙堯

注北寺在潤州上元最盛未詳北寺今為何寺　葉石林夢得琴趣外篇注云程致遠寄兩與江子我登北固山用赤壁韻因記往歲舊遊詞曰雲峯橫起障吳關三面真成尤物倒卷回潮目盡處秋水粘天無壁綠鬢人歸如今雖在空有千莖雪追尋如夢漫餘詩句猶傑間道尊酒登臨孫郎終古口恨歎時發萬馬雲屯爪步曉落日旌旗明滅鼓吹風高晝船遙想一笑吞窮髮當時曾照更誰重問山川　文康葛勝仲有文號丹陽集書寓居丹陽作詩自序云里中無居寓丹陽縣書懷呈邑宰張嘗子家假守泰頭兩月強　來違路一年忙幸逢宛邑人誰舊楚脫浮家計亦良退食井肰如就圃勝仲丹陽子追尋祖系似還鄉葛稚川丹陽人南風來便輕蓬華也與虛窻拂枕涼集中與洪慶善孫道

祖唱和如送慶善赴廣德軍詩首句云五年心跡寄滄洲邂逅連牆接俊遊　世傳李太白草書數軸乃葛叔忱僞書叔忱素放不羈或數太白無字畫可傳叔忱偶在僧舍縱筆作字一軸題之曰李太白書且與其僧約異日無語人其所謂得之丹徒僧舍者乃書之丹徒僧舍也邵氏聞見後錄

蓮池先生聞人武子嘗寓居丹徒也丁角所作詩文號蓮池編曾慥端伯被入百家詩選有丁角暮春詩綠葉成陰春已歸茅簷相對雨斜暉殘花且插春事急別酒欲酌歌聲微黃鳥怱怱隔林語楊花款款沾人衣人間一別春常好過我漁舟衆是非　崔鶠德符命僧仲殊賦南徐好十詞一覽城云南徐好鼓角亂雲中金地浮山星兩點鐵城橫鎖甕三重開國舊夸雄春過後佳氣蕩晴空綠水畫

橋沽酒市清江晚渡落花風千古夕陽紅　二花山李衙

公園亭南徐好城東小花山淡濤融香松墻叢蕭跡龍翠

竹生煙風月共閑閑金輦暗燈丈小紅蓮太尉昔年行禁

地鄰入今日散花天桃李但無言　三梁水橋南徐好橋

下渌波平畫柱千年嘗有鶴吞楊三月未開鶯行樂過清

明南北岸花市管絃聲邀客上樓雙桂酒艤舟清夜雨衙

燈直上月亭亭　四沈內翰宅百花堆南徐好溪上百花

堆宴罷歌聲隨水去夢回春色入門來芳草遍池臺文彩

動奎璧爛昭回玉殿儀刑推舊德金鑾詞賦少高才丹詔

起風雷　五刁學士宅藏春塢南徐好春塢鎖池亭山送

雲來長入夢水浮花去不知名煙草上東城歌榭外楊柳

晚青青收拾年華藏不住暗傳消息漏新聲無計奈流鶯

六多景樓南徐好多景在樓前京口萬家寒食日淮南
千里夕陽天天際幾重山霧帶愁人倚畫欄干西塞建溗
晴後色東風春滅夜來寒花滿過江船　七金山寺化城
閣南徐好浮玉舊花宮啄破琉璃開世界化城樓閣在虛
空杳霧鬟重重天共水高下混相通雲外月輪波底見倚
欄人在一光中此景與誰同　八陳丞相宅西樓南徐好
樽酒上西樓調鼎勲庸還世事鎮江旌節從仙遊樓下水
空流桃李在花月更悠悠侍燕歌終無舊夢畫眉燈暗至
今愁香冷舞衣秋　九蘇學士宅綠楊村南徐好橋下綠
楊村雨翊風流稱郡守二蘇家世作州民文彩動星辰書
萬卷今日富兒孫三逕客來消永晝百壺酒盡過芳春　江
月伴閒尊　十京口南徐好直下控淮津山放凝雲低鳳

迴潮生輕浪卷龍鱗清洗古今壓天盡處風水接西濱錦
里不傳溪上信楊花猶見渡頭春愁殺渡江人見寶月集秦
少游長相思慢有鐵甕城高蒜山渡闊千雲十二層樓開
尊待月卷詔披風依然瑩大揚州之句　呂大虬叔潛言
鎮江丹陽玉乳泉壁間一絕云騎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
奈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難度宿處先尋無杜鵑然不省名
氏也苕溪詩話

嘉定鎮江志卷二十二

武事

梁侯景敗羊鵾殺圖之景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將依郭元建鵾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鵾以稍入刺殺之　隋揚素造大艦名曰五牙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口隋軍臨江素師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抑而不言初上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沿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為威勢亦梁人之來奔者由是

江中無一鬬船上流諸州兵皆阻素軍不得至護軍將軍樊毅言于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並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與羣臣議請如毅策文慶客卿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殷勤奏至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北軍豈能飛渡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恨官卑彼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帝故不為深備春正月朔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陳人不覺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

黃枝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所俘獲皆釋之給粮勞遣所至風靡弼分兵斷曲阿之衝進據鍾山頂白土岡之東杜彥與韓擒虎步騎並進陳人大駭降者相繼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軍深入壘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竟以取亡　郭衍開皇十年從晉王廣鎮揚州遇江表唱逆命衍為總管領精銳萬人先屯京口于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粮儲以充軍實　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召吐萬緒討之緒率衆至揚子津元進自茅浦將渡江緒勒兵擊走緒因濟江背水為柵明旦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而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陳未整緒以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水死者

數萬尤進挺身夜遁　唐咸通初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赴之祗德續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為不足請土軍為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　康承訓討蠻馳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入境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　建炎初趙子崧守潤辛道宗下叛兵于崧禦之銳甚及與戰府兵敗績子崧領親兵渡江保瓜洲賊入城遂據之子崧以散官貶南雄州　羣盜有張遇者號一窩蜂初犯江寧府江淮置制使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遇轉由真州攻陷鎮江守臣錢伯言棄城而去張遇屯于金山寺及揚子橋衆約

三萬詔兩浙制置使王淵招安之賊遂聽令淵奏援過與
其將劉立等官伯言始歸鎮江詔降二秩給事中汪藻言
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杜充守建康韓
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𤫊隷杜充其措置非
不盡善若敵騎渡江充世忠𤫊并力扼其前光世捺其後
可使奔北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
裝海舶焚其城郭而去洎充力戰于前世忠𤫊卒不為用
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臣愚以為敵退之後正朝廷
大明賞罰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
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以法裁之

初鎮江無守兵獨恃
制置使韓世忠之軍以為固時世忠引兵駐江陰而建康
潰卒戚方等逸城以萬計守臣胡唐老度不能支因撫定

之無何方欲犯浙西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為方所害　邵清據通州崇明鎮安撫大使劉光世大破之始清聚于蕪湖光世嘗遣王德王世忠招降之亡卒有告清劉軍無糧清乃自貳與其衆謀曰劉公謂我降必不疑可順流直趨京口畧戰船為入海計清遂夜至鎮江乜于海門光世令德等急攻之遂請降　僉監軍趙竦遣太一宮董等提兵南征援几术進圍揚州守張鎮僉壇人也朝廷恐其力不能支許退保鎮江鎮堅守不動戊蘇犀挽張彥知詩云（與字彥知）萬騎秋入妖氛擁敵營孤城控淮海百口付崇刊徒想回天力空餘戀闕情艱難思報主凋凋寸心明注云已酉冬金人入境公獨守廣陵不顧其家（集後湖）　紹興初左僕射呂頤浩言今歲必捻攻于鎮江

府上下樁積米三十萬石備軍用上曰若選得精兵十五萬分作三軍何事不成祖宗取天下兵數不過此　四年湖寇楊么既行下招安而賊以不堪程昌寓殺戮為辭尋招除昌寓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候招安畢日行　十一年春中外議論紛然以金兵遠江為憂上謂宰執曰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間我兵皆退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彼戰故彼得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浚方自建康進兵前渡彼若窺江則我兵皆乘其後今雖盡鎮江一路以撤守其渡江亦不敢來蓋上沉幾料敵明果如此　三十年秋知院葉義問奏應變之說中云鎮江劉寶與馬帥成閔則真揚通泰之所隸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託之　金亮自采石

之敗北抵瓜洲虞允文謂李顯忠曰敵懲采石之敗注今
瓜洲兵鎮江無備甚當速第急兵少今采石深整舉堤或
伐大為州守禦甚固敵未可卒犯鎮江還岸分之備禦甚
多要害達數處將軍口任其責分一兵如何須更得百餘
戰艦則事濟矣顯忠曰敢受令洎至建康知府事張燾謂
允文曰燾所謂賴公在口諸公問可往鎮江者皆有難色
燾謂允文允文析然從之往鎮江見劉錡錡已疾劇執允
文手曰朝廷養兵二十年我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
數乃一中書舍人也錡愧當死矣死公念年已垂人較豈猶豈殊敵圍
海州鎮江都統制張子蓋奏詔整軍渡江解圍既而有旨
爲解圍軍時鎮江前軍右軍太平州武鋒軍以在圍中獨
不預淮東總領洪遵從權比附且倍其賞遵又奏泓遵已

招降若使紀綱失所則必怨望乞將有官人與給料歷遣弓副尉與依武勇給券四口五口以上亦與添給口食人謂追臨事知變如此

地理

鳩茲 潤指掌圖曰潤州鳩茲按左氏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注在蕪湖縣東今皋夷也又前漢志蕪湖屬丹陽郡又按姑孰志鳩茲在蕪湖縣東四十里春秋時吳邑杜預注為皋夷與地志為皋茲皆古鳩茲之考此則指掌圖以鳩茲誤以州時隸丹陽故地以書

京口謂京 獻帝春秋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驚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蓋吳先都京後都建業則京口亦謂之京

不擬來泰 不紀照從過舊宮詩云來泰郁北門非親雖先居舊宮蓋武帝微時所築後為宮所謂丹徒宮也文帝以從數幸焉初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故郡帝藏時亦曰晉雖北門重匪親包為寄託詩以京口為東秦者取漢書東西秦之義

唐號金陵 唐杜牧之詩金陵津渡小山樓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裏兩三星火是瓜洲蓋唐人指京

口四金陵按徐代行役記甘露寺在金陵山上李約初生金陵于李琦出是州招隐寺徐政杜畜惜自謂州判史除

尚左僕射制曰順羅捜移鎮於金陵駁窮王逆謝五憑謂詩序云言追惟吳偽述指金陵之地乙旗旁析為大

大亭德松詩云金陵太守曾相伴如此者不可收歡益當待江平句宴供樓閑州故也

開伊婁河

晉地理志伊婁河開元二十七年潤州刺史齊澣所開按齡永濤云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徙漕

及孫京口求渚伊婁渠以達揚子江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唐書音訓京口在潤州城東北廿數寺剛以步在

今真州西六十里距揚州一百二十里宋文帝錢百年於姬處也京今揚州西南二十里有瓜洲主入云其洲為小

步之伊婁渠今無其名錢今瓜北至揚子運渠是其地當時瓜洲達鎮潤州故於得以改置京今瓜洲去揚四

十五里晉到止言二十里未詳李白有題瓜洲新河專孫式金人淺江詩去齊公作新河萬古流不絕豈功利主

人大懷閒朽咸為鵝對契閒考對有行列受此如世業詩云較掌行果闕倚八國天險自京設水濠斗門口對平見

涉內去去

倚瓜洲城

天寶初四年趙與嘗以總倚衷郡是時瓜洲達蔡江官入始官吾三十萬使

倚瓜洲城壁自以門及東梁西萬人樓天子記城身來芳台西鄉寄固舊加新達江女何護城四百六十四丈木西

排築水四十二丈略倘二十五丈皆一新創造花工于七月造于五年五月

卌口斷牛

輿地志漢

時有金牛出於山東馳到曲阿界村人掘斷其謂溝其地爲埭口山忍外號因曰嘉平之四口志云萬歲此中有冊

千人運之上東山以人工挖石至此今如口及之地皆以此引二戕捕異掘

慶亭鮓虎　說書中注

李石祚指牌虎傷馬地音力濟切

延陵破塔　一集有李仲休延陵破塔詩去昔記今金寫所傳

陵得今毛慧前賢其風俗地大運曰記遺慕一註然詳其詩意必有所指

一

大江漩沙

人物雜記

曲阿宏戎　晉桉州史曲以前光與故青州刺史武之之子逹紫求於海爾墨流入船夜入京口城乎

八月馬亢郗戎奔曲阿與曲阿人宏戎發誅斬兵三千舟力先許戎以撃帝布戮戮閉戎而自守

荊溪

口口　唐陸龜蒙有列淺平景邑杜秀才水李詩云眺和風疑三晴煙依心經亮泥口大去肆有能君若留使歐

荊口之古塘刺金戈未流入于上若州江曰峰刺長流土於金

空

唐劉十三

潤李二十

元誌還家

許渤在潤州與遠之光之生正語閭福國茂氣遊

鄂女入宮　唐丹陽鄂氏女有精音言是女當貴李時爲寺入詩送入後遣情然去后遷宗寺之之

送文宣宋氏時爲皇大后

杜秋歸鄉

京口裴五

戢唐武量

姓氏類

許　左　甘　紀　兼字記丹陽郡出四姓

郡氏類

置幽州牧　舊志南徐州鎮京口吳置幽州牧屯兵在焉　鎮京下督　吳韶永傳又領京下

督又孫韶傳孫遷為京下督　地狹蕃重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幸丹徒詔蠲丹徒大赦三月乙丑詔

曰京口形勝實為名都頃年岳救遠田軍民徙散□盡于下遠住日宜甚焉鄉地蕪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

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給以田宅并蠲復　事繁安危　宋江夏王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出鎮京

口太祖與書誡之曰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與汝耳□□□□□

無由復得相見論宜采自改慎思而後行親禮國士友接之氣識別賢愚監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

力　諧之數才　江革傳齊王諧之行南徐州事時江革為南徐州秀才十書郎王融與謝之書分為蔡

革稻之方而琅邪王他以革方代之　蕭續諸丈　梁蕭續監中萬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主者有竟

牒泥改解書示丈王僧孺覽緝也而新法即時首服衆咸嘆其聰察　延嗣不降　宋劉延嗣傳文

明知為澉州司馬爲條款案作亂平叛戕州州逆朝與判丈字忠丈田字不降伐而戕陷叛案於逆胴含降胴回逆

胡世業思當思初分州城不寄多勇將逆終不能苟之俯主以業宗執因江都就中就業執違件州制丈

裴

寬自戒　若山遇仙　息无既壽

廉故京時社景光上宮其友司息无壽數百歲

奇進官者往澉州迎之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乎遠公論表忠九繼踢不情丈奇即以遂之

韓皐罰

依雪毛知四年拜皐為驗將軍節度浙西觀察使封杖決仍州安吉縣令拜澥四日致死時元稹以監察御史分

抒東臺劾奏皐去孫澥官忝字人一已父母白狀逆遍適化經輕觀察使擅在六條詩察事有不法即合具狀奏聞

封杖決必內官史典法無文數日致死有傷知義情明典至戰加禁斷五年正月赦畢備程中外立達典惠有此奉

越察所謂然罰一可促料

李勝搗財

係不知何許人進京兆尹李象欲以圖思危帝以浙西里振犹

為戕早欲榜掠遺利乃以愛為澉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分致去搞於判前徨而用兵韓輔其武及平去有相貫者

李母彈竣

要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及其在浙西母問行日

奈進李爾對有日彰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付具怒其不宣吉之且曰己貴何用母付景讓豈精罷乃敕有左都押

衙忤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

以方面國家刑罰甚保以為次害怒之背妄設無罪之人
乎外主右征其於出之將建其付將佐之當為再科請不許
當出辦入迎釋之
軍乎由是遂安

仁義鄉弓

安仁義以沙陀敵將奔潰
而揚行密大吉屬以騎兵
從在田頵右所八名冠軍中共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
與毛閉州一夕清吉數濡而眾詔書仁義過行以疏行高
行密侍並學除行軍副使乃表仁義為潤州刺史金田頵
認害行密頓工大子常賊行密不從頵為比行密仁義與頵
連和武器州刺史李神福大破頵將王壇仁義焚東塘戰
艦使攻常州不克終戰至夫盡乃立城解甲而息追兵莫敢
所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又治軍
嚴善得士心戰卒數百掌採不毀開門開先去所當千無
後將之茂章不敢與而行遣使招曰吾不忘公功能
白歸當復為行軍副使仁義決降其子因妹乃止茂章為
北遣入城連光之仁義以家屬係城樓表不敢適光是以
城遂行也仁義熱為之官以事遠城不然至是仁義召徒城
登望揭四大前嬗香令八為此功且以受吾賜之乃拔子
于北志城投之而下盧塞論曰仁義與錫為封夫當出
子行密表表顯能奇行杰上軍賊于天子與仁義從興之
二人召義甚正故之臣俳歸于新之以仁義附見制仁義
制閉終始
為唐臣

茂章踐第

唐一茂章為將州制史楊行盍登
戊宝見茂章嘗第曰天下未定而
茂章居疑豐武渠宥為我
志引乎戍章遂汶攻之

柳開琇立

聖剔柳閣有罰既
王法所招琇重旦

以本坐給之又辦衣與賤貨置之左右或摘不可闕曰他夫行則盜不滿則害民也此恨死此假忠殊賢之下令惟

以赤心大臣不懷來乎誠境內解寧

彥遠愛軍

聖朝戒彥遠寸問上氣回今家大平人心執氣其

武告之趙告以赤陛下苟能欽天之戒增修德業則宋對與社稷之福也

德裕蹟奮

聖朝聞賈宋丁

德裕為常州等州經聖使持節督不立卒人不能進為武識所奏太祖經之

真卿侮去

聖朝

乞豈中有言勸真卿知湖州備法作戒請勸其罪從之神宋曰刺史縣令治民為最近漢自刺史有入為三公者孟

素其仙爾令之遙郡不過數十往往多不得人縣令可知也自今史宜選擇

曾鞏言觀

聖朝堂

宮王乾言事不當差知潮州臣恐在延之臣以乾為戒道滿生其肯正論所有制辭未敢修撰俟乾平寺潮州依

蘇軾論服

聖朝尤楷切蘇軾言臣竊見前者臺官論於未服不孝因此已外官罪細除服直能圖關知

潮州服國人言反覆異命益軍祠工戴朝廷下國書殊習用此術久已成例不可不察

安禮丙去

聖朝侍御史張汝賢奏左丞王安禮交付行於潮州太守曰詔女共政私其部內館閣致老待婢以詩閣門之

內數致忠于安禮修身治家如此其能正百官禮萬民乎安禮內去遂知江寧

德象求援

聖朝鄭德

家滿吃于京口急于為吃場致遠為兩浙諸宣言懶懸辯此使盃部按治之時參詳當國德家來援於泰蓋重和初

今從南宮新為參詳官其所取也互是濫引奏以行奏云
部德秀入不通關首少書佳體為偽造因勤捷之湯悅誠
題門下具任秦檜
為傳之情然而代
為軍發粟
聖朝定交之亂鎮江藏輸
上供綱米率不如數精運使
始悅許奇者之在存者為貴數萬盡扁諸如去年食不繼
官史憂等不知所出而部可注藥遺王令婉論總之貽書
使者曰官軍狀既侍尚米在眾中而不予之於軍無飢號
無御對曰綱南山猶有餘也飢以便宜開發老可盡得罪不
故錢而含笑者
總蒸而罷
聽民車水
聖朝淳熙乙進至戶部尚書知
請江府秋冬春如遇旱乾早聽民
車河水時忌李家田河水直可不令百姓灌田大臣奏壽常人
使秦時水淺所以不聽人戶車水李家田旅場事大可
從狀東
乙未振飢
聖朝蘇樞為丹陽巫藏饑振濟攜之
所請未告有司有司難之請王再三必得
大刑綱々臨死惟恐不河雖赦己
非吉亦免而不赦全活千萬計
恤刑
宋文帝紀元嘉四年二月辛丑徒揭金陵三月丙子詔蠲
此縣今年租布五歲刑以下皆悉原遣　明帝紀泰始元
年赦揚南徐二州囚繫亡逸亡一無所問　齊武帝紀永

明二年四月詔揚南徐等五州統内諸獄並部送還台須候克日斷枉直　唐正元八年江淮荆襄大水遣京兆尹韋武往揚楚廬壽滁濠蘇常湖等州宣撫□繫囚及獄訴久不決者委所在長吏即與疏辨務從寬簡俾絶冤滯令官參大亨法害公持加懲肅用明典憲

鞠獄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悦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或對在某橋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廁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鄰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因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强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産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

有閤使吏執而問之即手殺其夫也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産曰凡人于其所親愛知病而憂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

李德裕出鎮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代刻傳領文籍分明求詞皆指以新得替者隱而用之且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鞫成具獄伏罪照然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具實以聞前後主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羣衆欲乘此擠排困流滯不勝其冤公憫曰此固不難吾得之矣立促召兜子數乘命閤連僧入對事咸遣坐兜子下晨

于舉指揮門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次並模以憑驗稱謂既不知形致竟模不成公怒制前數筆皆一一代罪其所排音遂獲清雪　聖朝張昇知潤州日有婦人之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此吾夫也遂以聞官昇令屬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昇曰皆不能辨婦人何以知為其夫收付有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而婦人預聞其謀昇後為名臣　鞫真卿守潤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憤輸錢于敵人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紹興戊寅鄭作肅知鎮江府嚴屠牛之禁嘗有牛之禁奔三府閱之果將就屠者人皆異之

拾遺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有薰風樓綠莎廳揚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今皆易其名或不復見

春明退朝録唐時以齊州靈巖荆州玉泉潤州棲霞台州國清為四絶九域志台州古蹟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故潮水悉通揚州城中李紳與李頻詩云鷓鴣山頭片雲晴揚州城裏見潮生以為自大歷後潮信始不通今瓜洲既與揚子橋相連自揚子距江尚三十里瓜洲以閘為限則不惟不至揚州亦自不至揚子矣山川形勢固有時遷易大抵江中多沙初自水底漸涌聚傍江居人多能以水色驗之漸漲而出水初謂之塗泥地已而生小黄花謂之黄花雜草地其相去邈遠不

常近不過三五年皆自黃花變而生蘆葦則綿亘數十里皆為良田其利不貲故有變其水已即靖附而為空出稅二三年者予在丹徒聞金山之南將有漲沙者安知異時金山復不與潤州為一耶蘇寬夫詩話京口江中沙田田戶每歲旦取一瓶以秤水水重則是年江水大若水輕則江水小歲歲不差蔡佑雜記

晉刁協之孫逵素放富奴客縱横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逵之誅也其子彌亡命帥數十人入京口城太尉留府司馬陸仲元擊斬之劉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飢弊編戶賴之以濟焉以晉書及通鑑參定

梁邵陵王綸攝南徐州事輕險躁虐喜怒不常遨遊市里雜于廝隸嘗問賣鮭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鮭以死

張僧繇吳人潤州興

國寺吉鴝鵒栖梁上穢汚尊容僧錄乃東壁上畫一鷂西壁上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自是鴝鵒等不敢復來太平廣記

隋麥鐵杖始興人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杖誕不治產業陳大建中結聚為盜口為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故盜一還及時仍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其每旦常在不之信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于伏下時募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勑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誡釋之

唐丹陽鄭氏女有相者言是女當生天子李琦聞之納為侍人琦誅沒入掖廷侍懿安后憲宗幸之遂生宣宗後尊為皇太后杜秋娘亦琦妾也琦誅籍之入宮有寵于景陵後

賜歸故里杜牧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見類集金

壇縣唐大歷中有北人為主簿以竹簡齋蠟十餘枚置于

廳事後逆孽青至百餘為土氣所蒸而不能螫人南民不

識呼為主簿蟲太平廣記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士求不死

之道呂用之以其術通于客次逾月不召俞公楚奇之强

為儒服目曰江西呂巡官因薦于駢自是出入無禁專方

藥香火事駢移鎮補右職用之乃立私黨逞妖妄濫刑重

賦遠路怨嗟懷亂用之懼請置巡察使召募猾夫陰狡凶

狠者得百許人縱橫閭巷謂之察子至于士庶之家孌言

隱語莫不知之縱摧靜端默亦不免禍破滅者數百家將

校中眾足屏氣焉

嘉定鎮江志卷二十二